



温暖的「红楼」记忆

回望什邡东门剧场

□潘鸣



1974年岁末,什邡县城东门桥头,一座新楼拔地而起。它造型像个小城堡,楼前簇拥着花坛和一方广场,门厅有醒目楼标:什邡影剧场——后来坊间俗称“东门剧场”。它东侧紧邻百年西式建筑圣修堂,西侧隔着石栏是静水清浅的筏子河,河畔古榕枝叶婆娑。水泥框架构筑成宽敞高大的主体。演出大厅铺设翻板座椅,可容坐1100余人,二楼还有240多个座位的楼厢和电影放映室。大厅四壁墙面如波纹起伏,是为追求良好音效应用的新工艺。弧形大舞台上,拢着玫瑰色金丝绒大幕。外墙叠砌方条红砖,以水泥细细描缝。整体看上去,这是一座温暖喜庆的“红楼”,为色调黯黯的老县城平添一道风景线。其实,那时政府公共财力十

分拮据,新剧场建设投资相当有限。省财政和县政府共同筹资仅18万元。建材就地取用,建设工期一年多。为了降低成本,剧场穹顶只覆盖了一层水泥玻纤瓦。

1977年夏天,我被县文教局招工安排到东门剧场当职工。这个偶然的机遇,带给我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、见闻和感受。后来离开剧场到乡镇中学任教,几年后调任县委宣传部,因工作与东门剧场时有交集,见证了它最为繁盛的时代。

招工入职前,我被告知工作职责是“美工”兼“电工”。报到上岗才明白,我除了每天奔走县城几个街口,往路灯杆上挂取演出广告牌,管理维护场灯线路,还得参与卖票、守门、查票、维持治安、打扫卫生一应事务。说白了,实质上是地地道道的“杂工”。

那个年头,国家的政治气候正在转暖向好,改革开放的前奏已经奏响,沉闷多年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倏然泛起春意。东门剧场,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理所当然成为什邡人趋之若鹜的文化“热土”。剧场几乎天天都有高密度演艺活动,6个员工,人少事繁,其忙碌辛苦程度不亚于知青岁月的田间劳作。

1977年,国家文艺政策“解冻”,尘封多年的一系列传统川剧重见天日。县川剧团乘势重整旗鼓,东山再起。沈德蓉、赵丙一、徐朝俊、杨家琼、龙祥惠、王万彬……这些当年的名角们,带着他们的弟子,在剧场安营扎寨,紧锣密鼓排练经典传统川剧。首先赶排《十五贯》,剧团当家台柱徐朝

俊扮演公正清廉的州官况钟,名旦杨家琼扮演蒙冤受屈的民女苏学娟,二胡锣鼓弦音中,剧情扣人心弦地展开。演到情深义重之处,台上台下一齐唏嘘动容,场面十分感人。这部重头戏,一连演了四十多场,场场爆满。秋后农闲,许多乡村戏迷也风尘仆仆远道赶来“过戏瘾”,高峰期每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轮排三场仍然座无虚席。主要演员吃不消了,剧组不得不实行AB角轮换。接下来,又排演大型传统剧《战火鸳鸯》《风筝缘》《卧薪尝胆》《春陵台》;还有本土作家林贵祥、付正深等人新编的历史剧《纪大奎》,创作的现代川剧《归家》《丑公见俏媳妇》《端阳雨》。不管是“折子”还是“大戏”,无不受到观众追捧。县剧团艺校“娃娃班”也不时登台献艺,更是让戏迷们欢喜爱怜。后来,“娃娃班”还演到了北京城,邓小平、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兴致勃勃到场观赏,杨尚昆还亲切接见了小演员。

那些日子,售票亭前每天一早就排着长长的买票队伍。上班后我打开售票窗,无数双手争先恐后伸进来,手心攥着钱不停摇晃,窗外嘤嘤嗡嗡根本辨不清人声。无奈,只有依次掰开手掌,取下钱,对应金额塞回几张戏票,完全来不及考虑座位选择搭配。买票人也不计较,能如愿抢到票到手,就已心满意足。

剧场火爆,我也跟着沾光。走在街上,总有人主动热情打招呼。途经水果店,店主笑眯眯硬塞几个果子。去食堂打饭,掌勺的厨师古道热肠地往碗里多添一勺肉菜。当然,随后都会耳语一声:“今晚的戏票,记得帮我留两张哈!”

油印的《什邡川剧团志》(1983年10月编),载有这样一组数据:1978年,剧团演出406场;1979年,演出619场;1980年达到高峰,演出755场。那时票价低廉。甲票每张0.25元,乙票0.2元,楼厢票0.15元。最高年份的票房收入还不到20万元,但是,能为成千上万的热心观众奉献他们渴求的文化美味,剧团和剧场所有人都有满满的成就感。

什邡川剧团声名鹊起,开始到省内外巡演。与此同时,东门剧场敞开门户,迎纳四面八方的演艺团队。中国歌舞剧院、中央民族歌舞团、省川剧团、省歌舞团等省内外演艺团队纷沓而来,俄罗斯、西班牙、朝鲜等外国艺术团也千里迢迢到什邡演出。团志记载,仅1978年到1983年间,赴什邡演出的国内外文艺团队就达50多个。东门剧场,成为一座五彩斑斓的文艺春色花园。

后来,人们不再满足于在台下当观众,社会各行业、单位的群众文艺汇演渐成风尚,东门剧场为此又增加了一项公益职能:免费为群众汇演提供舞台。追光灯下,业余文娱爱好者们

踊跃登场,各展才艺,尽享欢乐。记得那年县文化局举办民歌大赛。一位来自山区的七旬老人一口气唱了十几分钟还不肯下场。工作人员着急地在侧幕招手,示意他该结束了,老人扭头高声回应一句:“莫忙哈,我还有几句没唱完。”惹得台下哄堂大笑。

因县城老电影院尚在重建中,一段时间,电影放映也见缝插针进入东门剧场。白色宽银幕从舞台上徐徐降下,楼厢上电影放映窗孔,雪亮的光柱穿越观众头顶,投映出黑白或彩色的影像。昔日被“批判”的电影在银幕上一部部复活:《英雄虎胆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红岩》《刘三姐》《三笑》……当代导演新拍电影陆续投映,带给人心的强烈震撼:《芙蓉镇》《庐山恋》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……国家促进国际文化交流,不同国度、风格各异的海外电影也获准播映:《柏林之异》《桥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《叶塞尼亚》《远山的呼唤》《望乡》……观众从外国电影中开阔眼界、增长见识,有时也免不了被异国故事弄得云里雾里、稀里糊涂。人们根据自己的观影体验,风趣地给外国电影归纳了几大特点:南斯拉夫电影心惊肉跳,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,苏联电影飞机大炮,美国电影搂搂抱抱,朝鲜电影又哭又笑。

县城里一帮顽童对电影的兴趣远远胜过戏剧。但凡有夜场电影,他们就聚拢在剧场门口伺机“蹭电影”。一张观影票一角钱,他们兜里时常空空落落,即使攒有几枚零花钱也舍不得。趁着门灯昏黄,他们分别跟跟素不相识的大人,冒充人家的儿子,一个个混进检票口。剧场规定成人可携带小孩免费入场,他们靠“小聪明”蒙混过关。可是,一旦进了放映厅,大人们对号入座,混进来的孩子就失去了掩护。我入场查票,电筒光圈里去,常见几个矮小身影在场内蹑来蹑去,如同仓皇老鼠。我对他们心怀同情,因为我忘不了自己的经历:幼小时,曾跑几里路去别人生产队看坝坝电影。没资格坐在银幕正前方,远远站在银幕背面也看得津津有味。少时的眼睛和心灵渴盼梦幻般的电影故事来滋润,我不忍心打压这份童心。于是装作没发现,让孩子们龟缩在某个角落,安心看完全场,直到片尾打出“再见”……

时过境迁,随着文化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和人们审美情趣的改变,传统川剧演出人气况愈下,什邡川剧团渐渐人不敷出,虽经政府扶持也难以维系。1987年夏天,剧团悄然停演,保留牌子,人员分流安置。1995年5月,门可罗雀、日渐衰颓的东门剧场在什邡城区改造建设中被拆除。一段城市的文艺暖春时光,一幢盛满欢声笑语的文化“红楼”,从此化作什邡人的历史记忆。

中满是怀念。他们说,小时候最喜欢在钟鼓楼附近玩耍,听着那清脆的钟声,仿佛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。逢年过节,钟鼓楼更是热闹非凡,人们在这里祈福、游玩,感受着浓浓的节日氛围。

2005年,为了传承历史文化,让钟鼓楼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,德阳市政府决定重建钟鼓楼。新钟鼓楼选址在城东凤翔山之顶,依旧位于城市中轴线上。设计师们参考了老钟鼓楼的建筑样式,采用五层七檐的结构,楼身主体色彩采用灰色基调,以塑筒瓦饰面,梁柱以深褐色为主,彰显出典雅庄重、朴实大方的川西建筑风格。重建后的钟鼓楼不仅在外观上传承了古建筑风貌,还在内部装饰上融入了德阳的历史文化特色。楼内壁画精美绝伦,展现了德阳的古蜀文化底蕴。而且每一层四面都设有石台,人们可以凭栏眺望,将德阳全貌尽收眼底。

2024年央视春晚的功夫微电影《争春》中,钟鼓楼作为取景地之一,向全国观众展示了德阳的历史人文与现代风貌。楼内的浮雕画《花蕊夫人与什邡龙居寺》《三星堆》等,更是将德阳的悠久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今,钟鼓楼已成为德阳的文化地标。楼内悬挂着“九天垂露”“青云直上”等匾额,楹联内容更是寓意深远,彰显了德阳的文化修养与历史底蕴。

站在新的钟鼓楼上,微风拂面,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钟声和鼓声。它见证了德阳的兴衰变迁,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德阳人的回忆。无论是清晨登山晨练的老人,还是傍晚来此散步的情侣,又或是节假日全家出游的人们,钟鼓楼都成为了他们心中的精神寄托。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,更是德阳历史文化的象征,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行,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

重建后的钟鼓楼。 喻炜 摄

地名故事

岁月里的晨钟暮鼓

德阳钟鼓楼的变迁

□江一华

在德阳,一直流传着一句民谣:“德阳有座钟鼓楼,半截还在云里头。”这钟鼓楼,可不只是一座简单的建筑,它是德阳的地标,更是承载着这座城市数百年历史记忆的时光宝盒,背后藏着许多动人传说。

相传,明朝成化年间,德阳城内有一位名叫李福的富商。李福乐善好施,常救济穷苦百姓。有一年,德阳遭遇大旱,庄稼颗粒无收,百姓生活艰难。李福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,他不仅拿出自家存粮分发给大家,还四处奔走,寻求解决办法。一天夜里,李福梦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。老者告诉他,要想彻底改变德阳的风水,让百姓过上好日子,需在城中心修建一座钟鼓楼,镇压四方

邪气,带来祥瑞。

李福醒来后,对梦境深信不疑。他散尽家财,又联合城中其他富户,筹集资金,开始修建钟鼓楼。修建过程困难重重,材料运输不便,工匠们也时常遇到难题。但李福没有放弃,他亲自监工,鼓舞大家的士气。终于,一座宏伟壮观的钟鼓楼拔地而起。楼高三层,飞檐斗拱,雕梁画栋,气势非凡。楼上悬挂着巨大的铜钟和皮鼓,每日清晨,钟声悠扬,唤醒沉睡的城市;傍晚,鼓声阵阵,宣告一天的结束。自从钟鼓楼建成后,德阳风调雨顺,百姓安居乐业,商业也日益繁荣起来。

然而,明末时期,战火纷飞,兵灾不断。德阳也未能幸免,一场惨烈的

战争让钟鼓楼毁于一旦。百姓痛心疾首,可在乱世之中,也无力重建。直到清乾隆年间,天下太平,德阳的一位新任知县黄大人决心重建钟鼓楼。黄大人深知钟鼓楼在百姓心中的重要地位,他积极发动民众,筹集资金和材料。这一次,重建工作得到了全县人民的支持,大家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。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,钟鼓楼再次屹立在德阳城中,重现往日的辉煌。黄大人曾感叹:“天下事无不可为,为之无不可成。”这句话也成为钟鼓楼坚韧精神的写照。

时光荏苒,到了1971年,特殊的历史时期让钟鼓楼再次遭遇危机,最终被损毁。德阳的老人们回忆起钟鼓楼,眼